

景明刻本  
紀錄彙編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九

鴻猷錄卷十三

高岱

勦平蜀盜

藍廷瑞駢本恕廖惠皆四川保寧人廷瑞行山中得古棄印亡何又得一劍自謂有天瑞時保寧劉烈反僭稱王廷瑞等遂以所得印劍煽惑民正德四年冬聚衆反劉烈衆侵掠陝西官兵討敗之烈不知所終而廷瑞等漸猖獗遂僭稱順天刮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衆至數萬人侵湖廣鄖陽等處五年正月

命尚書洪鍾總制軍務督四川陝西湖廣兵討之藍廷瑞等攻破通江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督漢土官兵擊敗之又敗之于門枕城峽又會湖廣兵敗之于鎮坪芽埧擒廖惠斬之藍廷瑞合鄢本恕兵奔陝西越漢中至大巴山俊遣兵追及大破之賊棄輜重走會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進止每牽制不速進討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檄叅政曹祥叅議錢朝鳳副使公勉仁僉事李恕等督四川兵會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檄副使來球副總兵閻綱



等督陝西兵檄湖廣叅議方璘都指揮李玉樊燁督漢土兵又檄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帥所部兵分路進勦鍾與俊親監督之以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湖廣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熨斗壩賊見官兵追急不暇擄掠求招撫時官兵追者未盡至乃計款之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賊令其黨十數人隨各將校詣軍門陳告五月初八日鍾等各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令出降仍檄諸路兵進兼防守諸關隘賊雖許聽撫意在緩師欲延至秋熟得畧食實無降意違所約期十餘日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

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鄔本恕來見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于松樹埡劫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不得間乃止賊衆見勢窘漸潰散去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爲已女嫁領兵士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諸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帥諸賊首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營赴宴伏兵盡擒之賊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

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  
騾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  
麻子未獲捷聞洪鍾加太子太保林俊陞右都御史  
藍章陞右副都御史太監韋興加祿米十二石俱錫  
金幣餘將士各秩賞賚有差是年正月江津縣賊曹  
甫亦聚衆作亂攻圍縣治殺僉事吳景僭號稱王都  
御史林俊自調兵擊敗之誅甫甫黨方四任鬍子擁  
餘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俊與總制洪鍾等會  
勦藍鄢等寇不暇追襲數月之間方四等復猖獗有  
衆數萬方四僞稱總兵任鬍子僞稱御史餘賊首二

十餘人僞稱評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之于思南播  
州兵敗之于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人賊由貴  
州復入四川欲至江津復仇八月賊攻南川馬頸雀  
子岡等關官兵禦之又攻東鄉永澄漕諸處羅回兵  
禦之前後頗有斬獲百戶柳芳等陣亡官兵敗賊遂  
越關入南川綦江境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叙州  
以寇成都遠近震駭林俊會洪鍾及巡撫松潘都御  
史高崇熙檄各屬漢土兵至俊駐江津崇熙駐瀘州  
太監韋興駐成都御史王綸駐重慶檄副使何珊都  
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帥兵

由江津進夾攻之叅政邵蕡知府劉思賢督餉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砮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昇攻具復攻江津俊遣李鉞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砮等兵分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望見兵少還擊官兵副使李鉞被賊追窘賴吏何士昂射退獲免賊勢猶銳酉陽等土兵奮擊之斬獲二百餘人賊敗乃據高下石兵不敢近賊復擁眾衝中堅鉞窘獲賴吏何定何士昂裒免俊等見賊銳甚下令收兵暫休羽檄徵各屬

兵仍遣生擒賊周大富入營招撫之十三日方四令其黨李廷茂出告撫俊等許之與約日投見許以不死賊竟不至高崇熙訪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使詣仁壽取各賊家屬入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聽撫遣人來言任其自散去乃從二十一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爲六哨由大埡小埡月埡各關竝進直衝高梁賊不能禦六面皆令破其中堅斬賊首任鬍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幼男婦女三千四百餘人餘衆墜跌崖壑填塞筍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驢騾馬四千五百



有奇賊遁走土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賊見兵少還兵衝殺千戶田宣再廷質等官兵敗所擒方四妻妾并騾馬復被奪去賊首方四并餘賊二千餘人俱遁入思南境內且言聚衆候明年復來共約前後斬獲并墜崖溺水傷死共七八千人俘獲男婦亦可二千餘捷聞林俊等賞各有差時俊因與洪鍾議不合又以不容中貴子弟從軍冒功故權倖多忌之自知不爲時所容敗賊後以疾乞休上允之臺諫屢疏留之不報蜀人號泣追送俊去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喻思俸駱松祥范藻等先後倡亂內江崇

慶之境騷然踰年洪鍾等不能定四川巡按御史王綸劾鍾玩寇殃民罷之以右都御史彭澤代鍾總制討賊澤威令嚴明賞罰公信諸賊雖蜂起然視藍鄢方任四大寇差弱易制澤先平麻六兒及喻思俸次平內江崇慶之寇至正德九年春蜀盜始平

論曰始討蜀盜林俊功居多而卒平定之者彭澤也當時獨任俊使總制蜀當久平矣洪鍾雖無他然不能讓功成美與俊議多齟齬時鍾總戎務俊當受其節制軍機進止之度關白諮議之間其所格沮多矣此所以成功之遲而亂之不靖也夫大臣任國事如



其材可濟濟之或已所難任人有材畧出已上者則  
當舍已從人相與合謀戮力焉蓋惟其事成不必功  
自我也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豈吾攄忿憤較勝  
負之資邪雖然俊之勲烈未究人人至今惜之澤平  
中原及蜀盜功最大而晚羊經畧哈密事君子有遺  
論焉然則人臣處功名之際難哉

興復哈密

哈密在肅州西千二百里漢西域唐伊州地也漢武  
帝置酒泉張掖燉煌三郡卽今甘涼肅之境又出玉  
門關通西域置都護及戊巳校尉以絕北虜西番之

交當時謂之斷匈奴右臂則今之哈密云元封其族  
威武王君哈密 高皇帝定陝西甘肅諸鎮嘉谷關  
以西置不問至 成祖遠斥沙漠四夷畏威西域入  
貢者衆乃改封元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仍主  
哈密允西域入貢其夷使方物悉道哈密譯上之亦  
漢武遺意也所統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各以  
其酋目爲都督佐之脫脫死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  
羅帖木兒死無嗣王母理國事國勢寢微成化九年  
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擄王母并金印去土魯番唐吐  
番夷也王母被擄去哈密諸夷無主遂散居苦峪諸

山谷或歸附居肅州亦有隨土魯番去者甘州守臣  
上其事 朝廷遣右通政劉文高陽伯李文往經畧  
之比至哈密衆已潰散土魯番遠文等不敢深入止  
調集罕東赤斤諸番兵數千駐良久竟不得要領還  
自此番夷遂輕中國兵成化十四年土魯番鎖檀阿  
力王死子阿黑麻嗣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以王  
母甥畏兀兒都督罕慎襲封爲王至二十年遣兵送  
入哈密都御史王繼總兵周玉太監韓禮皆以興復  
功受賞弘治元年阿黑麻謂罕慎非脫脫族不當嗣  
佯與結親計殺之遣夷使入貢求爲王主哈密時兵

部尚書馬文升議以阿黑麻入貢固所不拒然自有分地何得殺罕慎代爲王主哈密乃就遣哈密夷人居甘州者賚賞物往仍切責諭之時王母已死弘治四年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上其事下兵部議尚書馬文升謂哈密三夷種同居一城罕慎非貴族故衆不服今非得元之遺裔不足以攝服諸番因命通事于諸番中訪忠順裔派得王姪陝巴奏令甘肅守臣取陝巴并再詢諸番族審立陝巴可否狀尋得三番族酋目合詞稱陝巴可立爲王主國事乃上聞以弘治五年二月封陝巴襲忠順王主國事尚未

給冠服甘肅守臣遂遣使送之徃未幾諸番以陝巴無所犒賜阿黑麻又怒哈密酋阿木郎與構釁遂殺阿木郎復擄陝巴及金印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酋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在京 朝廷乃遣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候謙賚璽書率寫亦滿速兒等徃經畧之旣抵甘州遣哈密夷人賚璽書徃問阿黑麻擄陝巴狀久不報海等脩嘉峪關完乃捕哈密黠詐回回通阿黑麻教令反覆爲姦者二十餘人發戍廣西兵部以阿黑麻擄陝巴又久不報 勅使當示懲請以先遣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皆安置嶺南閉嘉

峪關絕諸番貢令西域結怨阿黑麻以携其黨張海  
等不候報先以弘治七年三月歸上言西域遠夷勢  
難興復哈密存亡不必過煩中國上怒其無功下  
海謙獄黜之阿黑麻緣此益驕橫詐稱以萬人入寇  
甘肅報至朝議頗駭馬文升謂土魯蕃至哈密十  
數程哈密至苦峪又數程道乏水草聞夷使入貢多  
載水行今遠來使肅州有備彼豈得全歸哉此必不  
能至虛聲恐我耳已而果不至阿黑麻遣酋目牙木  
蘭率衆夷二百餘據哈密馬文升欲示之威聞肅州  
衛撫夷指揮楊荔熟知哈密道路夷情乃令守臣遣

翥入奏事文升詢以襲殺牙木蘭之策翥具言其道  
路甚悉且陳牙木蘭可取狀遂請命肅州副總兵彭  
清帥甘州兵由南山捷徑至罕東調番兵兼程往乘  
夜襲斬牙木蘭會守臣帥兵往行不速事泄至則牙  
木蘭先遁去清追勦之斬首六十餘級復哈密空城  
而還守臣都御史許進都督劉寧太監陸闇及清皆  
以功陞秩亡何阿黑麻復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  
亦蒲速兒等時弘治九年也只朝廷令以陝巴金印  
至甘州候命然後于嶺南取寫亦蒲速兒等四十人  
并前所未給賞物以一璽書付貢使與之其未賜陝



巴冠服命總制尚書王越就彼給賜仍以兵送入哈密會王越卒事久閣至十一年二月陝巴始克入仍以囿囿都督寫亦虎仙畏兀兒都督奄克孛羅哈刺灰都督并迭力迷失領夷族三種輔之主國事至十三年都御史周季麟總兵官彭清太監陸闇等俱以興復有功各陞賞其後阿黑麻死速檀蒲速兒嗣立陝巴培尅諸夷酋目阿孛刺陰誘土魯番阿黑麻別子真帖木兒入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棄哈密城歸甘肅守臣又遣人以兵送陝巴還哈密陝巴入遂殺阿孛刺等陝巴死子速檀并牙郎嗣淫



酗爲虐屬夷謀害之速檀并牙郎走歸土魯番時正  
德八年秋也速檀蒲速兒乃令其酋目火者他只丁  
八據哈密貽書甘肅守臣索幣萬匹兼索前被留夷  
使卽許之彼獻哈密城及金印不則入寇守臣以聞  
九年八月 朝廷遣右都御史彭澤往經畧之澤時  
始平蜀寇歸遂至甘肅集兵會土魯番寇赤斤苦峪  
諸邊衛且遣人來促幣澤謂番夷可利誘乃遣通事  
火信等賞幣二千及銀器同哈密都督寫亦虎仙往  
贖卽奏哈密事寔乞致仕仍乞賞諸守臣功遂命澤  
還時巡按甘肅御史某上疏言哈密未寔狀不報速

檀蒲速兒見幣至又許後數遂遣使送印還并退哈密城而留速檀并牙郎不遣甘肅守臣李昆以雜惡幣二百匹付夷使去令送速檀并牙郎入哈密而留夷使虎都六撒者兒二人于甘州爲質使回速檀蒲速兒怒復遣火者他只丁及牙木蘭據哈密又遣夷使斬巴思持書來詰幣不足故而引兵寇肅州守將芮寧禦之敗死時哈寧回回都督寫亦虎仙并前所留及入貢諸夷使俱在肅州副使陳九疇恐其爲奸細內應皆收繫捶殺之令內附諸夷夜劫其營外結北虜瓦剌聲言擣其巢穴速檀蒲速兒懼引去時正

德十一年也于是哈密夷三族皆散去其寫亦虎仙  
回回族遂從土魯番同回種也畏兀兒哈刺灰二族  
皆歸附入居肅州尋擢陳九疇爲都御史巡撫甘肅  
土魯番每以殺三夷使爲釁端時入寇至嘉靖三年  
侵甘州大肆殺掠時總督尚書金獻民暨九疇等議  
閉關絕其貢後議者追咎九疇殺夷使爲啓釁罷之  
都御史寇天叙復議令土魯番退還哈密城池仍許  
入貢竟不獻總督尚書楊一清王瓊皆以此羈縻之  
至嘉靖十一年速檀蒲速見遣夷虎使力孛翁同天  
方諸國入貢方物詞頗驕慢多所挾求佯許以哈密

城歸前都督寫亦虎仙子米兒馬黑木時米兒馬黑木已從土魯番也後兵部尚書胡世寧獨建議忠順王速檀并牙郎已自歸土魯番雖還哈密亦其屬夷其他裔族無可立者回回米兒馬黑木之族以其同種類亦歸之畏兀兒哈刺灰二族入居肅州已久欲驅之出不可也然則哈密將安興復哉縱使忠順王嫡派今有可立之人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誰與爲守不過一二年復爲所擄奪也不如閉嘉峪關置哈密不問不必再辱皇命究詰城印以中彼要索之計如彼不肆侵擾則許其通貢或復爲寇閉關

絕之庶不以哈密故疲吾中國之奔命也尚書桂萼  
議亦同 朝廷從之自此遂不言興復哈密云

論曰 成祖封哈密漢武通西域意也要令北虜西  
番不得合謀協勢耳使哈密能自立為國藩籬亦何  
不可然漢都關中聲援猶可相及武帝後且悔之

國家都燕視甘肅已遼絕于哈密何有夫不能近保  
五百里之大寧復千里之東勝而欲援萬里外之哈  
密豈理也哉張海雖未有功其言有足取者馬文升  
之經畧亦大可觀然謂阿黑麻感畏恩威可永紓

九重西顧之憂亦過矣况遠出師斬六十餘級及送

一陝巴復國遂皆目爲奇功至今守臣得兩蒙陞賞  
無亦大濫乎若彭澤許幣贖城印則事涉欺罔矣此  
僥倖苟且之旨孰謂澤以忠義自許而乃有是乎或  
曰澤平中原大盜又靖蜀寇功名已著忌盛滿急欲  
引退故耳然如國事何哉嚴春秋之責備者不能不  
慨惜于澤云乃若閉關謝西域之義則世寧得之矣

勦清平苗

貴州地阨塞險阻林箐蒙密易藪匿爲寇諸苗生長  
山谷性鷙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猾民多並緣爲  
奸利故諸苗輒相煽爲亂正德十一年二月清平衛



車枕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僞稱王據香  
爐山爲巢穴糾合苗衆焚劫居民蔓及興隆偏頭平  
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  
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叅議蔡潮監  
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  
固不聽撫事聞 上下璽書命文盛勦之別勅湖廣  
巡撫都御史秦金總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  
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叅政胡濂叅議蔡潮都  
指揮潘勲指揮佘大綸各監統於正德十二年八月  
初三日進勦初八日諸將進擣碗木寨伏兵計擒賊

首阿革二十六日進擣羅襪寨又擒賊從阿義阿黎  
九月十一日指揮滿弼王言金章等率游兵巡徼遇  
賊衆三百餘人自香爐山突出至大岐坡弼等四面  
邀擊殺賊五十餘人賊退奔據白崖亡何副總兵李  
瑾帥湖廣兵至貴州程番安順諸路及四川播州西  
陽兵俱先後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等乃相賊巢險  
易分兵五哨命叅將洛忠都指揮劉麟陶霖王璽祝  
鎮葉曇楊淮許詔各統領副使李麟叅議蔡潮僉事  
許效廉詹源各監軍叅政胡濂督餉布政使趙文奎  
轉運指揮余大綸率游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總兵



李瑾駐師要害地應援文盛與太監李鎮居中節制  
調遣御史周文光紀驗功次諸將分道刻期以某日  
進抵香爐山夾攻之山四壁立陡絕高險惟隘路五  
處透迤上賊皆築砦柵守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  
俱下官兵用火銃焚其寨柵賊隨以水沃滅之諸將  
仰攻數日不能克乃以意製鐵猫爬山虎繩梯等具  
督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輔等揀精兵於十月初三日  
昧爽附山下緣崖猿攀相引上拔其外柵縱火焚賊  
廬舍三十餘間擊斬百餘人賊死戰禦之兵不得深  
入遂斂衆退復採木製楊橋戰樓高與賊寨埒約接

近可攀登者至十四日夜分雷雨大作諸軍覘賊不備昇前攻其附崖土兵先登官軍繼之斬關拔柵入縱火焚賊廬舍烟焰蔽天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支乃退奔入後山復據險爲寨後山峻隘尤甚諸將督兵進駐重險間二十二日乃伏兵崖下令都指揮王言同嚮導陳良等登山半誘之賊衆持鏢弩下山迎敵號舉伏兵四起接戰數合賊復奔據山絕頂拒守益堅諸將用嚮導土人探知賊山後頗有林木藤蘿可懸拽梯絙數處乃先遣人入寨與約至二十八日令百戶邵剛吳隆於山前招賊酋與語撫之使命

往復故延久賊果聚衆山前觀聽山後備稍弛諸將  
乃督兵以攻具附所探諸處齊登賊衆覺倉卒拒戰  
官兵已奪險遂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官兵乘勝入  
擣厓峒擒賊首阿傍等斬首及俘獲甚衆二十二日  
分兵搜捕山箐擒斬畧盡諸將遣使言文盛黑苗久  
負固稱亂據龍頭都黎等山寨與阿傍等聲勢相倚  
居民被其荼虐官府屢欲勦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  
不及故亂日益滋今兵衆大集請乘勝進勦黑苗諸  
叛亂巢寨其脅從觀望諸苗亦宜乘此兵威撫定之  
可無難者文盛然其計令諸將以十一月十六日帥

兵進勦黑苗擣龍頭寨賊恃江水深險沿厓禦之官  
兵伐木為筏渡江直衝賊巢縱火焚賊廬舍儲積賊  
敗走諸軍乘勝追殺十二月初七日進擣都黎連日  
擣都蘭都蓬密西大支馬羅等寨擒苗酋阿茲等俘  
斬若干遣使招撫諸苗寨諸苗寨悉聽撫黑苗遂平  
前後共擒獲首惡阿傍阿革及阿茲等二十餘人從  
賊何斡等八十餘人斬首一千五百一十九級俘獲  
老弱婦女二百二十餘人焚賊廬舍一萬四千餘間  
獲牲口夷器等物甚眾撫過苗眾三百七十五寨官  
兵陣亡七十三人傷者二百八十人乃班師捷聞上

降璽書獎諭文盛等諸將校各賞賚有差

論曰阿傍等眇小數夷酋耳非有長駕遠馭之曷高  
城深池之固亦非有智謀之士運其籌武勇之將制  
其兵其稔惡肆亂至勤三省之兵歷二年之久始獲  
平定者蓋夷本桀驁地復險遠守臣之貪縱既有以  
激之於先將帥之玩愒又不能遏之於後故釀亂至  
此極耳猶幸諸臣能撲滅之不然幾何不爲嶺南侯  
大狗之亂乎嘗見近代於遠方守令輕視易授不以  
處罪瑕之徒謫則以應贖耗之陳乞此輩豈有能爲  
民爲國遠旨者遠方非 朝廷之赤子乎夫甸宣之

化激揚之典近者爲易而遠者爲難也顧若是繆者何邪然則靖諸夷寇之亂無他焉慎守令之選而已

再平江西

初陳金討華林姚源諸賊多所招撫未大示懲艾諸兇安享富羨不逞之徒恒借爲口實又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其仇時相詬訾恐劫之諸兇亦不自安轉徙嘯聚不數年仍群起爲盜又南贛之間多山險易爲巢窟在南安有橫水桶岡諸寨賊首則謝志山藍天鳳等在贛州有泷頭等寨賊首則池仲容等於是江西湖廣廣東之界方千里遭其荼毒民不寧居



矣 朝廷始以王守仁巡撫其地繼改提督俾集兵  
討之桶岡西通湖廣橫水左溪在其東守仁徵湖廣  
兵夾攻桶岡賊檄江西副使楊璋叅議黃宏知府邢  
珣等爲偏裨相與議曰桶岡地險賊破爲難然恃橫  
水左溪等寨爲羽翼不先破橫水左溪勢不能與湖  
廣兵合若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非利也况賊但  
聞吾檄湖廣兵夾攻桶岡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出  
其不意可以先破橫水左溪破此而移兵桶岡破竹  
之勢已乃遣都指揮僉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  
新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

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峪入令皆會橫水遣守備指揮郝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李敷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各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軼守仁亦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搗橫水與諸軍會副使楊璋叅議黃宏監督各營往來給餉分布旣定乃以正德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分道並進初九日守仁至南康橫水賊謝志山等聞官兵至倉卒集衆禦之各險隘設滾木礮石



十一日守仁進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  
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賫銃砲由間道攀崖上入  
險分布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覘賊令度我兵至  
發舉砲火應又預遣人夜率壯士緣崖上奪險盡先  
發其滾木礮石十二日早守仁等率兵追至十八面  
隘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雷煙焰蔽  
天起守仁等麾兵逼之賊大驚潰謂我兵已盡入破  
其巢穴矣遂棄險走官兵乘勝進指揮謝良率兵由  
間道先入焚賊巢賊退無所據大敗潰遂破長龍等  
五巢及橫水大巢賊首謝志山蕭貴模等初以橫水

在衆險中官兵必不能至及見官兵四集亦棄險走  
各哨兵乘之皆奮勇力戰邢珣破磨刀坑等二巢王  
天與破樟木坑等二巢許清破雞湖等三巢皆會橫  
水唐淳破羊牯腦等三巢又破左溪大巢郝文破獅  
子等三巢余恩破長流坑等三巢舒富破箬坑等三  
巢季數破上西峯等三巢俱會左溪楊璋等亦隨至  
是日擒斬俘獲甚衆自相蹂踐及墜崖谷死者不可  
勝計遂屯兵橫水左溪會天大霧雨暫休兵士十五  
日謀報諸潰賊收集于諸崖險立寨柵或復聚未破  
巢然皆倉卒無糧穀守仁乃下令各營皆分兵爲奇

正二哨一前攻一後繼用土人爲嚮導分捕諸未破  
巢賊自十六日至二十七日諸營各分道破二十餘  
巢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兵亦連破數巢入會擒斬  
俘獲甚衆是時已約湖廣兵于十一月初一日夾攻  
桶岡矣守仁等集議以桶岡地尤險阨而橫水左溪  
潰賊奔入爲守益力移兵臨之駐重險之間卒難取  
勝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不若乘戰勝之威  
遣人諭以禍福招降之彼聞我兵連破橫水左溪諸  
賊必恐使人請命或不從必反覆籌議乃乘其猶  
豫襲之可以得志于是遣素通賊戴罪官民李正巖

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賊鍾景于二十八日夜懸壁入賊巢諭之期以十一月初一日使人于鎖匙籠出告降賊方恐見使至皆喜乃集衆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賊持不可遲疑不暇爲備守仁遣使于鎖匙籠促降而別遣邢珣帥兵入茶坑伍文定帥兵入西山界唐淳帥兵入十八磊張戢帥兵入葫蘆洞俱初一日冒雨入賊首藍廷鳳方於鎖匙籠聚議候命忽聞諸兵已入險皆震愕亟奔入內隘逼水爲陣拒官兵邢珣麾兵渡水前擊張戢衝其右伍文定又自張戢右懸崖下遶賊傷賊敗走舒富王天與兵乃由鎖

匙籠入賊悉衆奔十八磊唐淳兵嚴陣迎擊之賊又  
敗會晚猶扼險相持明日諸軍合勢併擊賊大敗邢  
珣破桶岡大巢又破梅伏烏池巢張戢破西山界等  
三巢唐淳破十八磊巢伍文定破鐵木里等三巢王  
天與破負分等二巢舒富破大王嶺巢擒斬俘獲甚  
衆會湖廣土兵亦至時十一月初二日也賊率餘衆  
分道遁入山谷甚多守仁乃命諸將分屯要害各舊  
巢又令許清侖恩留屯橫水左溪舊巢以防復聚令  
各營兵與湖廣兵會勦遁賊及未下諸巢初五日諸  
將又破上中下新地杉木坳等十餘巢十六日湖廣

兵攻破魚黃等巢在廣東界內者賊敗率餘黨奔入雞湖穩下朱雀坑諸處守仁復遣諸將分道捕之又擊敗賊于雞湖諸處先後擒斬俘獲及饑餓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於是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畧盡大賊首謝志山藍廷鳳蕭貴模等皆斬獲無遺十二月初九日撤兵回贛計出師凡兩月餘前後破賊巢八十四處擒斬賊首八十六人從賊三千餘人俘獲二千餘人守仁議于橫水等處建城設縣治控禦三省諸徭捷聞 璽書褒諭守仁擢右副都御史諸將各賞賚有差先是守仁欲征橫水桶岡慮瀕頭賊乘虛出



擾師爲所牽蓋橫水桶岡賊近湖廣郴桂泃頭連界  
閩廣守仁乃使人諭泃頭諸賊賞以銀布招降之諸  
賊頗順惟賊首池仲容不從亦遣使至守仁所佯應  
以覘之守仁計兵力未暇及羈縻之令勿出爲亂有  
金巢等帥五百人來降守仁釋其罪厚撫之令從征  
橫水及官兵破橫水池仲容懼遣其弟池仲安帥老  
弱二百餘詣守仁求招卽愿從征立功意實覘虛實  
欲乘間內應也守仁厚撫之令從別哨以遠其歸路  
陰使人分召近泃頭諸縣被賊害者至詢之得其情  
各授方畧遣之歸令密部集兵衆候平桶岡賊後報



師期及平桶岡仲容益懼守仁遣使至泃頭賜諸賊牛酒見賊嚴爲備詭使者曰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欲仇殺掩襲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盧珂鄭志高移檄龍川令廉二人擅兵狀且令仲容除道候事平還兵討之賊且信且疑不欲假道遣使來謝無勞官兵當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已招新民仍領舊所部二千餘衆時諸縣民皆爲仲容所脅三人者獨抗賊賊讐之守仁還兵三人來告變言池仲容反狀時仲容弟仲安領兵在守仁所守仁恐其疑乃陽怒三人讐誣收縛將斬之云仲容

方遣弟領兵報效安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訴辨列三人罪惡守仁陽信之令仲安具狀訴欲并拘其屬斬之械繫盧珂等寘之獄守仁密使至獄中諭意盧珂等三人令勿恐且令遣使歸集衆以候十二月二十日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享將士下令橫水桶岡以平洌頭又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苦今宜休兵爲樂遂散兵使歸農乃遣池仲安歸仲安報其兄以盧珂被繫故守仁遣使賜仲容曆令勿撤備以防盧珂黨掩襲仲容意乃大安守仁別購仲容所親說仲容令自來投訴云官勞來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徃謝况使

盧珂等言無所入矣仲容信之謂其衆曰欲伸先屈  
贛州伎倆須自往覷之遂率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贛  
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行龍川盧珂等勒兵候報至  
是探知仲容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刻期會涇頭然  
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賫一檄爲捕盧珂黨與者佯  
示賊賊果問見檄遂不爲意池仲容以閏十二月二  
十三日至贛謁守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覘知珂等  
械繫獄中意益安遣人歸報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  
夜釋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  
日宴犒仲容等緩其歸至十三年正月三日度盧珂

等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犒于庭先伏  
甲士引仲容等入悉擒之出珂等狀訊之皆伏遂悉  
置獄而趣諸路兵以初七日同抵賊巢於是知府陳  
祥兵由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由烏虎鎮入指揮佘  
恩千戶孟俊兵由平地水高沙堡入守備指揮郝文  
知府邢珣季敷推官危壽諸兵皆由各路入守仁帥  
親兵由龍南縣冷水逕入直搗下泷大巢諸路兵皆  
會於三泷先是賊弛備兵已散處至是驟聞官兵四  
集皆驚懼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  
於龍子嶺迎敵官兵聚爲三衝犄角進指揮佘恩首

擊賊戰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適危壽兵至鼓譟前衝之千戶孟俊又帥兵遶衝賊伏賊大潰遂克三洲大巢官兵乘勝進擊之陳祥破竹水等二巢姚壘破澹方等三巢邢珣破竹湖等二巢郝文破曲潭等二巢李敷破古坑等二巢擒斬俘獲甚衆墮厓谷死者不可勝計餘賊奔入未破巢穴官兵跡賊所往分路急擊之自初十日後諸將連日又破賊二十餘巢得其金龍霸王印餘賊精悍者尚八百餘人聚九連山四面險絕惟一道通賊設礮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

抵暮詐爲賊敗奔者山上賊見之果招呼入官兵乃  
得入及度險遂扼其路賊始知爲官兵欲禦之則大  
衆繼入賊不能支乃退走潰出官兵先於四路設伏  
待之二十二日以後諸將兵覆賊于五花陣白沙銀  
坑水等處追躡山谷擒斬畧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  
降守仁納之乃親相行視諸險隘議立縣設隘留兵  
防守遂班師蓋自正月移兵攻泃頭賊至三月乃平  
前後破賊巢三十八處擒斬賊首六十餘人賊徒二  
千餘人俘獲招降千餘人捷聞守仁以前功陞秩仍  
賜 璽書褒賞餘將士賞賚各有差



論曰守仁此役其有所懲而然哉往陳金平江西賊  
率多招撫故不旋踵而群盜竝起守仁灼知其弊專  
意征勦不事姑息而分合先後筭無遺策其幕府偏  
裨又皆一時之選此所以兵費寡而成功速也南贛  
自此數十年無潢池之警豈非明徵乎雖然前此遣  
將出師多用勲戚竝爲提督而又使中貴監之籌畫  
諮議不無所妨今守仁本折衝之才而又得獨任其  
事進退伸縮無不自已意者故其自列之疏亦云天  
下之事成于責任之專一而敗于職守之分撓旣重  
專征之責又抑守臣干預之請此所以得勝筭而成



功也斯言其不誣哉故他日破滅宸濠亦以得專用而濟事云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  
鴻猷錄卷十四

高岱

平柳桂寇

柳桂在湖廣東南隅介江西南贛廣東韶州廣西平樂間地險惡故多寇官兵累勦之不能絕正德間土人龔福全等倡亂福全形貌猙惡面多髯體生黑毛嘯聚山谷中偽稱延溪大王其黨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貴等俱偽稱總兵分據烏春山臘栗寨等處正德十二年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列其事以

聞時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奏勦江西左溪橫水桶岡諸寇檄湖廣兵夾攻桶岡 朝廷以江西諸賊屬守仁以郴桂賊屬金各督兵討之金檄漢土兵至以是年十一月初二日分布諸將進討前哨守備指揮王翰統兵副使陳壁監之由桂東縣進至東水左哨都指揮王廷爵統兵叅議黃質監之自桂陽縣進至魚黃熱水右哨守備指揮李璋統兵僉事王濟監之永順致仕宣慰彭世麒以兵隸焉由郴州進至紫溪後哨都指揮劉宗仁統兵僉事顧英監之自臨武縣進至芭籬堡約至信地各尅期進勦檄知府何詔計宗

道推官王瑞之朱節協贊叅將史春副使惲巍駐兵  
兩路口策應右布政方璘分部諸守臣督餉金駐柳  
州總制史春使使來言右後二哨地廣賊衆請益兵  
金檄都指揮沈鸞趙明指揮李轅分率帳下兵往益  
之是月十三日右哨兵彭世麒等首進前哨兵亦進  
十四日後哨兵進十五日左哨兵進諸路夾攻於是  
右哨以十一月十三十五二十等日分四路進勦對  
里平珠九峯水口平石香山丫髻山等巢斬賊魁藍  
友貴暨賊衆一百四十三級生擒一十四人二十一  
日謀報賊魁李斌立寨烏春山地甚險李璋等合沈

鸞策應兵緣崖上力戰生擒李斌子李仲清暨賊衆  
五人斬李斌暨賊衆一百三十五級二十四至二十  
六等日進勦蒙峒大小王山平尾馬溪丫秀溪斜寮  
布洛角魯莊山坑坟峒曹家峒等巢彭世麒生擒賊  
魁黎穩暨諸將兵擒賊衆二十五人斬賊衆一百七  
十級十二月十五十七至二十六等日進勦大昌坑  
山溪西坑大旺山黃土塘烏泥塘金雞寨棗子園等  
巢生擒賊衆十二人斬賊衆二百二十級計右哨諸  
將兵前後破賊巢二十七處擒斬賊魁三人賊衆四  
百八十三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二

百四十餘間士卒死者九人傷者二十五人左哨以十一月十五十六十七等日進勦蓑衣秀才鄧家魚黃朱廣老虎東嶺等巢生擒賊衆十七人斬賊衆一百六十九級十八日諜報賊魁劉福興在臘粟寨乘轎張黃蓋樹幟練兵是日攻寨破之生擒劉福興暨賊衆六人斬賊衆六十三級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初一日至初十等日進勦延壽扶溪麻溪等巢生擒賊衆二十二入斬賊衆八十八級十二至二十三等日進勦平竹水東嶺九龍江大王山長羅口等巢生擒賊魁楊禮保暨賊衆十五人斬賊衆三十六級計左



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一十七處擒賊魁二人擒斬賊衆三百六十五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二百三十餘間士卒死者四人傷者三十一人後哨以十一月十四十五至二十九等日進勦牛頭天堂南延莊大烏魚跳企山等巢生擒賊魁李仁才龐海暨賊衆二十五人斬賊衆一百五十級十二月初二至十四等日進勦曹雄坑扶峒良坑雞公觜神鎗脚長灘橫水橫溪板前黃河冲乾溪等巢生擒賊衆十一人斬賊衆一百六十三級十五至二十及閏月初七等日進勦盧田栢木白水磔爛竹灣長江嶺

喀家峒等巢斬賊衆一百八十九級計後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二十二處擒賊魁二人擒斬賊衆五百三十八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二百四十餘間士卒死者五人傷者二十二人前哨以十一月十三十四等日進勦十八壘石筭峽新地扶峒山下樟溪青峒等巢生擒賊魁劉德才暨賊衆四十四人斬賊衆一十四級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初一至初十等日進勦上黃城背豬婆老虎壽延白雲等巢生擒賊衆四十二人斬賊衆二十八級二十日至二十六等日進勦東寮東坑黃圃等巢生擒賊魁梁景

聰暨賊衆九十三人斬賊衆七十七級計前哨諸將  
兵前後破賊巢一十六處擒賊魁二人擒斬賊衆二  
百二十一一人俘獲老弱牛馬器仗若干焚賊廬舍一  
百二十餘間士卒死者四人傷者七人各哨俱獻捷  
軍門惟首惡龔福全據險未獲金賞賚諸將士乃重  
購能生擒福全者賞五百金斬首二百金仍趣諸將  
暨宣慰彭世麒等會兵進勦十二月二十七日右哨  
諸將諜知福全率賊衆遁過走馬山禾倉石據險立  
寨以三十日率兵抵寨下轉戰數合賊敗走彭世麒  
偕其弟彭世驗擒獲龔福全將士擒福全姪秀暨賊

衆二十三人斬賊衆九十八級俘獲福全妻女暨諸  
賊屬焚毀賊廬舍六十餘間賊魁高仲仁走廣東仁  
化縣爲官兵所獲餘賊散匿山谷者諸營兵會廣東  
兵搜捕之擒斬散逸畧盡金乃大犒將士撫恤陣亡  
及被傷者班師使使報捷 上優詔荅之金與紀功  
御史王度俱增秩一級鎮守太監杜甫亦加秩金甫  
蔭子侄一人世襲錦衣百戶諸將士各陞賚有差龔  
福全等卽其地磔誅之柳桂平

論曰柳桂寇與橫水桶岡事畧同當時亦聲勢相倚  
此非有深志遠圖特以封疆之臣因循姑息故得據

險猖獗滋地方之蠹耳所幸金與王守仁同時舉事  
故諸賊不得相爲應援而表裡受兵又無所逃遁藪  
匿故得以草薙而禽獮之不然卽韓盧之搏狡兔恐  
未能窮三窟之誅也大抵平山寇與平中原流劫之  
寇不同中原流劫之寇無險固可憑無巢穴可據而  
勦之也當先摧其鋒銳絕其糧餉所謂決機于兩陣  
之間將勇者勝也山寇則不然進未可爲旦夕之患  
而退可以持歲月之久其克之也當先審于地利明  
于分合不可徒恃兵衆之強所謂多筭者勝也又中  
原之寇患不能克旣克而絕之也易山寇則王師一

至歛衆深匿大衆甫還嘯聚如故蓋克之易而絕之難也廣東之斷藤峽湖貴之蠟耳山江西之南贛諸山峒天討屢加而釁孽屢萌者非以其不能絕之故邪蓋不但榔桂之患爲然也

討寧庶人

寧藩舊在大寧今朶顏所居地也 成祖靖難師起取大寧遷寧王居北平後以大寧地與朶顏三衛遂徙封寧藩江西云自宸濠襲封爲寧王頗不靖正德初見權倖用事時政濁亂漸懷不軌多賄結諸權倖剝民聚財計無所不至吳十三凌十一皆江西大盜



聚衆劫財江湖間宸濠主匿之有司不敢捕江西副使胡世寧稍上其事宸濠遂誣奏世寧欲寘之死緣臺諫論救得免死竄遼陽時武宗所寵優人臧賢主錦衣事錢寧及諸內侍無不宸濠黨者大臣則厚結尚書陸完使者絡繹京師動則賫數千金爲朝臣餽遺上起居飲食皆日報知始大學士楊廷和亦庇之後覺其有異旨稍自異江西諸臣或利啖或威劫之蓋自世寧竄後鮮與抗者上無子羣臣有建儲議宸濠奏欲遣其子詣太廟司香朝議沮之寧府在天順間以事奪其護衛劉瑾用事賂得復瑾誅允



瑾所爲事皆罷護衛亦奪至是陸完爲兵部尚書宸濠欲奏復之大學士費宏執不許儀制正郎劉滂執之尤力遂用千金爲餽滂下令兵馬司嚴逐之卒用計陞滂尚寶卿完令宸濠引祖訓爲言乃乘廷試間復宸濠疏廷和下制許之勒宏致仕及陸完爲吏部宸濠惡江西巡撫孫燧謀易之書與完云湯沐梁辰俱可王守仁亦可慎勿用吳廷舉時天下皆知宸濠必反以言者輒得其禍噤不敢言孫燧時列其事上亦多中道爲所要阻不能達至是燧又疏上會江彬錢寧有隙諸內侍亦互矛盾宸濠結寧獨厚大監

張忠附彬欲發宸濠事以傾寧時江西巡按御史暨諸司上言宸濠孝行事忠等共譖之謂其語訕上楊廷和亦恐宸濠反或追究復護衛事不利于已欲仍革之以免後患乃密授意御史蕭淮使論之淮疏入謂宸濠反形已具時上心疑之又江彬張忠贊其說乃以淮奏下制遣太監賴義駙馬崔元往切責之仍奪護衛云時正德十四年夏五月也宸濠聞故知上有意督過之遂決計反以六月十三日誕晨宴江西諸守臣是日得京師遣官報大驚宴罷與承奉劉吉等謀曰事急矣旦日諸守臣當入謝卽劫之舉

事殺其不附已者數人衆無患不從乃夜集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飭兵器以候詰旦諸守臣入謁畢宸濠曰 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監國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孫燧曰請宣示密旨宸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衆駭愕相顧失色副使許逵抗辨繼乃大罵宸濠訊之逵曰吾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宸濠叱令武士縛燧及逵曳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曠慘黯城中聞之無不流涕者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及三司太監

等官下獄遣使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  
至宸濠自出城迎之士實宸濠黨子為儀賓及使至  
又悔懼欲自殺不果乃往劉養正嘗言帝星明江漢  
間故屬意宸濠至是與士實偕至共謀令叅政李敷  
等持偽檄諭降諸郡縣以李士實劉養正為左右丞  
相王綸為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大元帥十六日遣賊  
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舡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  
遁走進攻九江知府汪穎等亦遁城俱陷主事馬思  
聰叅議黃宏不食死獄中時江西守臣俱遇害被執  
惟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以公事將至豐城

聞變乃退保吉安馳疏上聞請命將出師遂檄諸郡  
縣知府伍文定等集兵討賊并檄報隣省以兵赴援  
時宸濠旣殺燧等以兵未集故留旬餘不出遠近得  
爲備七月朔宸濠始帥兵出江西留其黨宜春郡王  
拱樛同內官萬銳等守江西城自帥舟師趨南京妻  
子皆從賊衆數萬舟楫蔽江下舊鎮守江西太監畢  
真移鎮浙江宸濠素通謀至是遣人令真以浙江兵  
應真許之遂攻安慶府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  
銳指揮崔文禦之時九江南康皆陷遠近震駭觀望  
三人憑孤城以忠義激士誓衆死守被執江西僉事

潘鵬安慶人也宸濠令鵬遣家屬持書入城諭降崔文手斬之磔其屍投城下宸濠令鵬至城下說之文引弓欲射鵬鵬走免城中居民登城大詬詈宸濠盡攻擊之術不能克 朝廷聞宸濠反乃收太監蕭敬秦用盧明都督錢寧優人臧賢尚書陸完等俱下獄籍其家後蕭敬罰二萬金得免秦用陸完謫戍邊餘死獄中時守仁檄諸路兵期以七月十五日會臨江樟樹浦吉安知府伍文定憤激屢趨守仁出師守仁奏留公事經過御史謝源伍希儒叅佐任事約會九江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郎中曾直評



事羅喬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等叅謀  
又集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驛丞王思李  
中等咨訪贊協身督伍文定等帥兵徑下于是知府  
戴德儒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珂談儲推官王暉  
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揖王天與王冕各以兵來會十  
八日至豐城衆議所往或謂寧王經畫旬餘始出留  
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猝拔今寧王攻安慶久不克  
兵疲意沮若以衆逼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敗寧  
王敗南昌不攻自服矣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  
與寧王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能援我于



中流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又合勢乘之腹背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寧王久不克安慶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寧王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圍還兵自救暨來我師以克南昌彼聞之自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其兵爲十三哨哨三千人少者千五百人令伍文定等各攻一門以四哨爲遊兵策應之謀報寧王別伏兵墳廠爲城中聲援守仁遣知縣劉守緒夜從間道襲破之以撼城中十九日發市以二十日昧爽各至信地守仁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

登誅四鼓不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爲榜入諭城中居  
民令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洎衆昇攻具  
至城上雖設守禦甚嚴兵士皆震愕逃散城門有不  
閉者兵遂入守仁乃入城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  
皆降盜最驍悍然頗肆殺掠不遵約束民被殺傷者  
衆守仁執數人斬之衆稍定擒棋櫛及萬銳等千餘  
人官眷聞變縱火自焚不盡者拘繫之散遣脅從府  
庫被宸濠取充軍費及兵士畧取不盡者籍封之城  
中始安時宸濠憤安慶不下方自督兵填濠塹期在  
必克聞守仁帥兵攻南昌大恐李士實等勸宸濠勿

還兵舍安慶徑攻南京既卽大位江西自服宸濠不從解安慶圍移兵泊阮子江先遣兵二萬還援江西宸濠自帥大衆繼之二十二日諜報至江西守仁等聞宸濠帥兵還救乃集衆議或謂寧王兵威衆盛彼憑其憤怒悉衆而來我援兵未集勢不能支不若堅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頓堅城之下兵孤援絕將自潰矣守仁等曰寧王兵力雖強然所至徒恃焚掠劫衆以未嘗逢大敵與之旗鼓相當一鏖戰者彼所誘惑其下不過以事成封爵富貴爲說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沮喪退歸衆心已離我以銳卒乘勝擊

之彼將不戰自潰也是日撫州知府陳槐亦帥兵至於是守仁大賑城中軍民慰諭諸宗室榜示宥釋脅從令雖嘗受賊官爵能自逃歸投首者皆置不問二十三日復得謀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守仁乃遣諸將帥兵迎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侂恩繼文定後邢珣帥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分擊之諸將各受命出二十四日與宸濠兵遇黃家渡賊兵鼓譟乘風進薄氣驕甚伍文定侂恩佯北致之賊爭趨利進前後不相及邢珣兵從後急擊橫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還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兵合勢夾攻

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溺  
水死者萬計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是夜宸濠問舟  
所泊地其下對黃石磯南人謂黃王宸濠惡其音爲  
王失機殺對者賊衆見兵敗亦稍稍散去是日建昌  
知府魯璵等帥兵至城中守仁謂九江南康不復則  
道終梗且湖廣援兵不能達乃別遣知府陳槐帥兵  
四百合知府林瑊之兵攻九江知府曾璵帥兵四百  
合知府周朝佐之兵攻南康宸濠大賞將士當先者  
千金被傷者百金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兵至二十五  
日併力挑戰官兵敗死者數百人伍文定乃急令斬

先却者以徇身立銃砲間火焚其鬚髮不移足士殊死鬪兵復振砲及宸濠舟賊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甚衆賊復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帛賞士伍文定等乃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擊其右宗恩等分兵四伏期火發兵合二十六日宸濠朝群臣執其不盡力者將斬之爭論未決官兵四集奮擊之火及宸濠副舟賊衆遂大潰宸濠與諸妃嬪泣別妃嬪皆赴水死將士執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儀賓并僞丞相元帥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吳十三凌十一等又獲被執脅從御



史主事三司太監等官王金金山王宏等擒斬賊衆  
三千餘級溺水死者數萬棄衣甲器仗金帛與積屍  
聚江中若洲焉餘賊百艘俱逃潰四出諸將分道追  
擊破之於樵舍又破之于吳城擒斬千餘級守仁所  
遣陳槐曾璵兵亦攻復九江南康二郡各于沿湖諸  
處擒斬一千餘級將士執宸濠等凱旋入江西軍民  
聚觀歡呼之聲震動天地先是宸濠反守仁馳疏請  
遣將出師會 上欲南幸遂下制親征 上自稱奉  
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邊將江彬許泰中貴張  
永張忠等俱稱將軍所下 爾書易稱軍門檄甫出



京宸濠已平守仁捷奏至欲自獻俘闕下上屢檄  
止之改王守仁巡撫江西令以俘候車駕至親視  
巢穴守仁不從械繫宸濠等取道由浙河進上竟  
南幸至九月至南京先鋒太監張永張忠等總兵朱  
叅朱暉等至江西蒐獵餘黨民間不勝其害上以  
言者衆留南京檄止守仁使命劾于道守仁至中  
路以宸濠等付浙江諸守臣逮繫赴行在已稱病待  
命杭州十二月宸濠等至南京上欲自以爲功乃  
與諸近侍戎服飭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于前爲凱  
旋狀旣入囚禁之至十五年十月廻鑾以檻車囚宸

濠等歸初宸濠謀反妃婁氏屢泣諫不從及宸濠被擒北上於檻車中泣語械送者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天下我以不用婦人言而亡其國今悔恨何及十二月至通州賜宸濠死燔其屍餘黨至京師磔誅之仍核諸臣工素通宸濠罪惡亦多以賄免論功擢知府伍文定江西按察使知府邢珣江西右叅政餘各論敘有差獨抑守仁功未敘至嘉靖初始起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未幾命守仁以尚書徃平兩廣蠻賊事平隨卒于道後以他議竟奪爵云

論曰正德間事余難言之益岌岌乎殆哉宸濠之亂

夫亦有所侮而動也乃不旋踵而撲滅者其天命之眷佑 祖宗之慶澤將以啓中興之運乎孰知

帝星之明江漢兆有在也夫守仁凌越險阻削平諸山寇無不動合機宜卓有成筭况宸濠以烏合之衆庸懦之材曷足以當之蓋守仁社稷之功固在討宸濠而其用兵則不若平諸寇之難也雖然使守仁先期至獲與六月十三日之宴則不死卽囚耳戡亂之後豈他人所能辨哉江西大小諸臣工無一人得免者獨守仁以碩果不食奏此膚功謂非天意可乎蓋孫燧許逵之死難王守仁伍文定之討賊亦國家二

百年養士之報也但守仁功美矣惜其所以處美者未盡善也夫武宗惑於群小欲幸江西守仁欲爲保境恤民計宸濠誠不可不執赴闕下然命一將入獻無不可者而奚必於親往邪既有巡撫江西之命則職守有常况屢有詔止何可違也旣不得行遂稱病解官此與岳武穆棄軍歸浙之意畧同郭子儀處唐肅宗卽不如是已豈所謂公孫碩膚之道也雖然此春秋責備之義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朝廷貂璫盈座而守仁之後至不得蒙麓川安化之賞其何以厭天下後世之心乎

江彬之變

江彬初為大同遊擊將軍性暴悍正德七年河北盜起官兵不能制主者奏檄邊兵討之彬與許泰等帥兵入討賊無他奇功惟多殺掠民財所經過無不罹害者時賞軍功格重斬賊二級陞一官故邊將多殺平民為功次彬過冀州殺一家二十三人報功民訴之督府不為理盜平彬等大獲賞賚武宗好兵事左右言邊卒精悍可用京營兵多脆弱欲令邊卒以時入衛而以京營卒出戍邊每歲為踐更例上從之令內閣草制李東陽持不可臺諫交章沮之不聽

一夕上坐宮門候制下李東陽復疏陳十不可狀  
詰旦內降行之於是彬與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  
都人稱外四家兵諸邊將遂皆有稱寵于上彬尤  
近狎用事邊卒縱橫驕悍民苦其侵暴焉上乃於  
西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爲  
角觝之戲上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於禁中彬  
等日狎昵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卧起或親搏  
虎爲樂又都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彬泰暉寧皆賜姓  
朱氏與中貴張永張忠盧明秦用蕭敬等優人臧賢  
表裏擅權爲奸利諸司章疏多沮格不上然諸奸寵



皆出彬下彬等時導上出宮禁游獵近郊群臣屢  
諫不聽十二年八月導上出居庸關至宣府臨塞  
下上時獨馳一馬鹵簿侍從皆不及從大學士楊  
廷和等極諫且引英宗土木事為言不聽九月至  
大同陽和等處駐蹕二十一日方獵天大雨冰雹士  
卒有死者夜有星隕謀報虜入寇圍陽和轉掠應州  
上命諸將擊之虜尋引去南京給事中孫懋劾彬  
奸邪權擅蠱惑導誘之罪且云彬在一日則為宗社  
一日之憂容一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入不報閏  
十二月上還京以應州功封彬為平虜伯許泰為安



邊伯十三年正月郊祀畢彬等復導上出關二月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四月 上以太后將祔  
葬告陵故幸黃花鎮密雲等處五月還京六月 上  
復欲北巡議別稱尊號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又欲以  
彬爲威武副將軍命內閣草制楊廷和等上疏反覆  
極言其不可且云萬一宗藩中援 祖訓問其事何  
以應之上不聽遣中使促之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  
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事可  
將順此制斷不可草 上大怒操劍起立曰不草制  
視此劍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

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劍去乃  
自稱之不復言草制彬亦罷副將軍命廷臣議建儲  
居守錢寧意在寧藩彬意別有所屬以梁儲議止七  
月彬等復導上出居庸關歷宣府大同十月渡河  
至榆林十四年二月上還京三月制下南巡上  
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  
觀中原時寧藩久蓄異謀候釁而動制下人情洶洶  
大臣臺諫疏止之皆不報於是諸司交章入翰林院  
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負外郎陸震聯  
疏入考功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

九川疏繼入醫士徐鏊以醫諫郎中張衍慶姜龍孫奉陸倕等合疏入又郎中林大輅寺正周敘行人余廷瓚等亦合疏先後入上大怒召彬示之以彬言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錦衣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奉陸倕等一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二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於是京師連日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也有指揮張英上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赴闕刺刃于胸以死諫制下舒芬等百

七人俱廷杖三十首議者謫外任餘奪秩半年黃鞏等六人俱廷杖五十徐鏊謫戍餘削籍林大輅周敘余廷瓚三人廷杖五十削三級外補餘杖四十削二級外補死杖下者陸震余廷瓚等十餘人車駕不出彬等亦知朝廷有人稍畏憚之亡何宸濠反事聞諸權倖在豹房爭獻擒宸濠策錢寧臧賢以通宸濠賄事露下獄誅太監張忠與彬等欲邀功贊上親征八月下制南征仍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諸將皆稱先鋒偏裨等將出師至良鄉守仁擒宸濠捷奏至群臣請迴鑾不聽詔以俘還江西候

進止九月上至南京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  
都督劉暉帥兵至江西捕宸濠餘黨永等至江西妄  
肆誅戮籍沒民財不勝其擾時守仁以檻車械送宸  
濠欲親獻俘 闕下屢詔止守仁勿獻俘還撫江西  
守仁行至浙江乃遣使以俘獻上䟽乞致仕不待報  
留居杭州俘將至南京 上與彬等戎服出城外前  
列俘凱歌入城百官迎賀初 上以戎服至南京令  
百官皆戎服迎百官竟朝服往上不問十五年正月  
上欲就南京郊祀太學士梁儲止之彬率邊卒數  
萬扈從恃恩跋扈無人臣禮公卿而下側足事之魏

國公徐鵬舉設家宴招彬不啓中道門又不設坐中  
堂彬大怒問故對 高皇帝曾幸其第遂爲故事彬  
不得已就宴時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專任留務宇  
持法守正亦多材畧每事稍裁抑人倚以爲重彬頗  
憚之一日彬遣使索諸城門鑰城中大駭督府使問  
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鑰有 祖宗法制  
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不能得督府以宇言拒  
之乃止彬每矯制日有所求爲宇承制必請面覆之  
始行彬計稍沮 上駐蹕南京久居舊邸不入大內  
復欲往幸蘇浙湖湘間南京臺諫及諸司伏闕請迴



系履實錄卷八十一  
鑾 上詔彬議彬怒欲重譴其黨勸之曰徃歲京師  
已甚矣何可再也彬意乃解請慰諭百官各歸治事  
扈從大學士梁儲蔣冕跪伏行宮門外泣諫請從百  
官奏迴鑾上遣使取䟽入諭之起儲等曰臣等未奉  
允命不敢起乃令中官傳制云不日卽還儲等乃起  
時江西浙江蘇松湖廣武當山皆儲糧餉預供帳以  
備巡幸民間騷然不寧 上因群臣沮諫故以十月  
班師還京十二月至通州誅宸濠十六年正月入京  
彬還益驕橫其所部邊卒桀驁不可制三月 上以  
疾崩于豹房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定議



遵 祖訓遣使迎立 今上武宗崩時彬偶不在左  
右 皇太后召楊廷和等議恐彬爲亂祕不發喪以  
武宗命召彬入彬不知 武宗崩并其子入俱收之  
皇太后制下暴彬罪惡厚賞彬所部諸邊卒散遣  
歸鎮執其黨數人下彬錦衣獄論罪磔于市籍没其  
家中外晏然今 上卽位始正彬黨罪惡論死及謫  
戍者數十人太監竄逐者亦數十人籍彬家貲入公  
帑者黃金七十櫃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櫃  
二千兩金銀珠玉首飾五百一十箱餘物不可勝計  
論曰彬非有他能特倔强勇悍庸材耳其能恃權寵

作威福之至此極者投武宗之間耳非智畧之過人也使其少有好雄之術則挾天子令諸侯之禍可立見矣夫挾震主之威蒙赤族之禍而武宗彌留之際乃宴然歸卧私第又以一介之使召之卽入此與曹爽之釋兵歸天子而求歸老私第者同一愚也乃若楊廷和梁儲輩當天崩地拆之日儲位久虛乃能不動聲色除虎狼于腹心肘腋之間使之帖然不譁而卒斡乾坤于再造者雖母后之賢主之于上而諸臣調停鎮靜之功焉可誣哉雖然亦天將啓中興之運耳近有爲之說者曰逆瑾之亂政漢十常侍唐

甘露之黨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漢黃巾唐黃巢之亂也寘鐠宸濠之稱兵漢七國晉八王之孽也江彬之握柄漢何進召董卓之釁也前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正德間備是數者而國家猶磐石之安謂非天命之有在邪信哉斯言之不誣也

### 撫定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阨塞嘉靖甲申七月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議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徙戍之堡五百家爲大同藩離云諸鎮卒竊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虜抄掠

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應援者卽死不願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爲令趣之又所遣董役叅將賈鑑望風峻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七月二十二日也遂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虜連招撫之入城卽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脇諸卒焚大同府門劫獄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脇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遂發武庫兵仗盡甲而馳欲殺鎮守太監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走

免掠其家乃出逮繫故總兵官朱振于獄脇令主之  
振知不免乃告曰吾與衆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  
庫勿縱火殺人能從我則可不從寧死無與諸亂卒  
曰惟命衆稍戢廼脇鎮巡爲乞赦宥廷議遣兵部侍  
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  
爲總兵官擢按察司蔡天祐爲巡撫先是撫臣旣遇  
害諸亂卒肆行刼掠雖勉諾朱振約令弗行振捶殺  
二十餘人竟不能制及天祐至乃會武忠桂勇朱振  
等集亂卒宣諭 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  
謝暫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奸盜多乘隙誘亂卒刼掠

居民桂勇稍督兵擒獲捶殺五十餘人仍答郭鑑柳忠諸首亂者釋之以安衆而人心恟恟訛言日至有它鎮叅將李賢者率兵往陝西征賊回道經大同境頗侵擾村落村落人言之陝西兵詭駭之曰爾大同軍爲亂朝廷將命我輩回軍盡殺之尚何恠畜牧也由是轉相傳言有洗城之說亡何妄報京營暨諸鎮兵已駐近地勦大同矣適戶部遣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密旨也衆夜集擊李枝門訊故枝自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已集有謂知縣王某魯白巡撫欲誅衆卒者遂往執王殺之又縱火延燒居



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逼脇代府謂其請兵也  
且索府賄代王曲應之解去王懼陷害以三十  
日率子弟數人潛出居宣府天祐等委曲諭撫不定  
以狀上上乃命戶部侍郎胡瓚督兵討之而都督魯  
綱總其兵制曰誅首惡脇從不問也瓚至陽和密檄  
桂勇督城中兵計擒首惡文移百十數下於是城中  
大懼衆白天祐求自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  
首惡脇從不問也汝輩勿助惡卽良民無事矣以是  
首惡者煽惑衆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計擒郭  
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鑑父郭庖子糾胡雄黃臣

徐壇兒等復倡亂報復逼脇諸亂卒盡甲閉城門夜圍桂勇弟掠其貲殺家衆數人磔屍于坊有啖其肉者遂擁桂勇寘葉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亟馳至諭之反覆譬曉衆復少定勇得不遇害衆詣天祐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柰何若今能擒獻首惡吾爲若轉達兵猶庶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壇兒等首惡四人以獻天祐斬之函首詣瓚郭庖子暨諸首惡皆逃匿城中士人數十輩詣瓚請緩師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以書止瓚謂首惡旣誅餘黨釜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瓚旋師瓚還御史蕭一中

給事中鄭一鵬等劾瓚討叛無功逆黨未盡得乃師  
不臨城歸冒功賞請治欺罔罪別遣大臣督兵討亂  
疏請不報惟 勅天祐等擒捕餘黨仍宥脇從弗治  
復遣使諭慰 代王還國嘉靖四年正月天祐等省  
諭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劫軍器令首官衆稍寧二月  
二十七日郭庖子胡雄旣潛入城度終不自容復誘  
聚餘黨數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卒奔告天祐天  
祐曰曉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諭以 朝廷班師不屠  
城之恩且詰亂故衆曰夜倡亂者皆知請閉諸城門  
戶索之得首惡郭庖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人稱

快事聞優詔答之賞賚有差嗣是天祐厚賚多間因  
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大同始定數年天祐遷兵部  
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枉之

論曰文錦之議建五堡大同百世之利也惜其不察  
機宜而用一切之法其所任用賈鑑者又不能體國  
奉公以犯衆怒遂皆致殺身之慘而辱國莫甚焉後  
此遂多因循姑息至邊政無任事之臣則懲噎而廢  
食已夫天下事鮮有拂人情而成大功者果能興屯  
田葺廬舍使民見可趨之利而樂遷者衆一二姦宄  
豈能爲梗哉故行之有道五堡未必不可建也雖然

文錦之志可嘉矣彼嘗以安慶孤城而能抗方張之  
寇今以大同全盛而不能弭數卒之亂則數也至天  
祐之擒首惡散脇從以孤危之迹寄身于兇逆之群  
且不保夕而卒能相機撫定內外按堵其功豈可誣  
哉雖不免有姑息之過靡費之濫然其勢則難矣言  
者猶媒孽之竟以罷去過哉